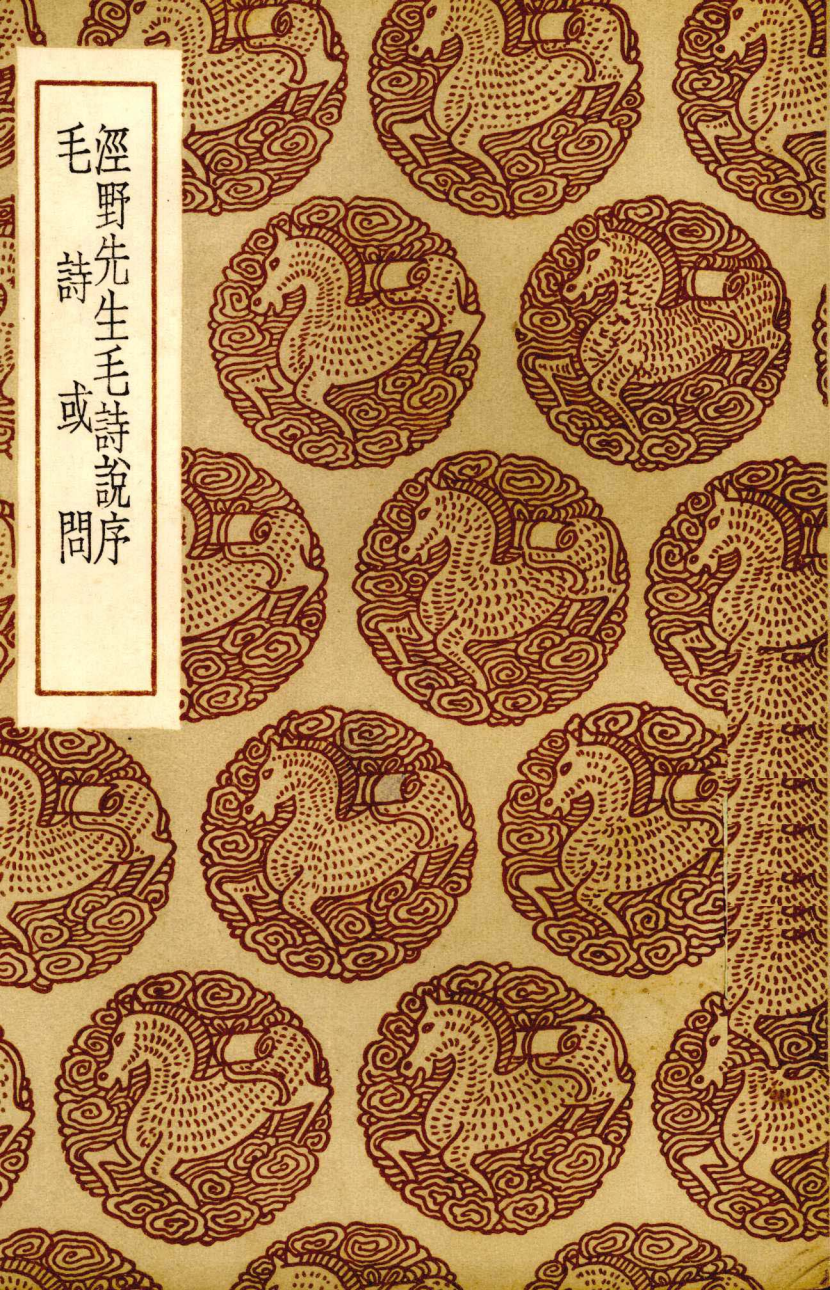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
毛詩或問



序說詩毛生先野涇

著 枋 呂

王雲五主編
蠡書集成初編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
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毛詩說序卷之一

明 高陵呂 柟涇野著

國風

周南

穀問、周南、召南、何謂也。曰、周、周公也。召、召公也。南、和也。明也。房中之樂也。萬物至夏而始和。萬象至南而皆明。故房中和而天下樂。家道明而萬國理。何以領國風乎。曰、其以長養萬物者。惟南風乎。故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材。而無傷善之心也。穀曰、何也。曰、本其樂之始也。心之憂思。在乎進賢淑。以爲樂。是以哀窈窕。思賢材。而無傷善之心也。興以關雎。荇菜者何。曰、鳥獸之行於夫婦。惟關雎之情至爲宜。草木之行於后妃。惟接余之爲當也。旣曰寤寐求之。又曰寤寐思服。不亦復乎。曰、始旁求於寤寐之中。求而不得。斯思之也。左右流之。然矣。采芣亦言左右者何。曰、凡參差者皆不遺也。在求以興廣。在樂以興具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夫父母之說。不亦背乎。曰、在父母家之父母。自女子時而言也。歸安父母之父母。自

既嫁躬儉節用時言也。是故知稼穡之艱難。王者之本也。知蠶葛之艱難。后妃之本也。內外各得其本。而天下治矣。劉濩潞潞。后妃親執之乎。曰。雖有贊勞。不害爲親執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如之何。曰。言君子之行役也。外執勞苦。內憂國政。是我之所懷耳。故采卷耳。不滿傾筐也。況其行也。不惟實彼周行。而又崎嶇于崔嵬高岡之間。僕馬皆病。不少息焉。其時之難可知矣。我如之何。而不懷傷。永嘆乎。僕馬之我爲君子。金羸。兕觥。之我爲后妃。不亦已析乎。曰。此夫婦一體之辭也。可以見其爲情矣。若曰。又當輔佐君子。知臣下之勤勞。則所未喻也。宜朱子之弗取耳。毛萇曰。卷耳。興也。

樛木。后妃能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夫其以纍言綏。荒言將。繫言成者何。曰。維繫則安而不傾。蒙奄則美而得助。旋纏則久而有終。纍而後荒。荒而後繫也。

蠡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蠡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則何三章乎。曰。振振起而不相害。性之和也。繩方來而不絕。聲之繼也。蟄而復生。生而復蟄。終無窮極。緝緝而不斷也。

穀間。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饑民也。夫之子于歸。有言華。言實。言葉者矣。何以皆謂之時乎。曰。其槩也。舉不違乎相配之時耳。華言室家。實言家人何。曰。室家。夫婦相對之辭。家室。由外及內。父子兄弟皆舉之矣。家人。則雖宗族上下。皆可兼也。猶桃華謝而實實殞而尚有葉耳。故華言男女。實言有子。葉言蔭庇也。

穀問、免冑、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夫免冑，武夫也。何以知其好德乎？曰：陸佃曰：啄之丁丁，猶有所聞也。施于中遠，猶有所見也。施于中林，無所見聞，而猶肅肅，其德深矣。丁丁，中遠中林，何興？曰：丁丁，聲聞于外，而內有所獲，故干城中遠，出入往來之所必由，故好仇。中林，幽深而不見，故腹心耳。若是，而以爲后妃之化何也？曰：以爲文王之化，衆人所知也。以爲后妃之化，衆人所不知也。故未有關雎之化不行，而能致免冑之賢者也。此序之善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也。何哉？曰：孔穎達曰：天下亂離，則我躬不閱，豈暇思子乎？毛萇曰：芣苢宜懷妊。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何也？曰：於是乎見男女之有別矣。是故，無思犯禮。如漢廣、江永，男正位乎外也。求不可得，如喬木、楚、蕢，女正位乎內也。斯男女之皆化乎？故曰：關雎之化，近至于免冑，遠至于芻蕘。

衡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奈何？曰：婦人以君子行役，而王事煩勞，其毒太苦，故未見，思之如飢。旣見，喜其不遠棄我也。遂謂之曰：王室雖如燬，而周王父母之德則甚邇，苦也可且忘矣。不正而能之乎？婦人猶正。君子之正可知。程子以旣見君子爲將見，恐未然也。

麟之趾、闕雎之應也。商經問、何也？曰：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

也。曰：其以公族公姓非一世乎？於是乎見關雎之化至後世猶未已也。趾在下，故言子定在前，故言姓角在末且盡也。故言族是故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業也。卷耳道及君子矣。樛木惠及宮中矣。蟋蟀德被子孫矣。桃夭兔置芣苢化及中國矣。漢廣汝墳化及天下矣。麟趾則化及後世矣。此周南之序也。故何彼穠矣言其化至于平王之女以終召南。麟之趾言其化至于衰世之子以終周南。此夫子刪詩之意也。故毛萇亦曰：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穀曰：何也？曰：是可謂以德配德矣。送迎之百兩也。不亦宜乎？何以關雎興后妃。鵲巢興夫人乎？曰：雎鳩摯而有別。其聖人人倫之至乎？非文王不足以配之也。鵲巢均平專一。其臣妾事上之忠乎？非諸侯不足以配之也。其曰御將成者何？曰：巢在此以速鳩。故言御。巢在彼非鳩所有也。取而方之。故言將。盈則無虧欠。故言成。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者何也？曰：言能誠敬也。古者公侯親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芣以供菹豆。況沼沚而又于澗。求之益深矣。僮僮而又祁祁。思之已永矣。職又何失乎？

草蟲何以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乎？曰：妻也以大夫之久役也。外苦其四體。內荒其家政。此心之忡忡惓惓而傷悲也。故忡忡者心懸不下也。故言降。惓惓者心結不解也。故言悅。傷悲則非常矣。諸侯大夫妻之說何也？曰：其諸侯之大夫之妻乎？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然則法度之謂何。曰。其諸采之於濱。潦。盛之于筐筥。湘之以錡釜。奠之以牖下。尸之以季女。不失其常而主之以敬乎。故毛公以爲能循未嫁時之法度也。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柰何。曰。南國之人曰。凡我倫理正而訟爭息者。皆此樹之功耳。猶恨其不蔽芾也。翦伐而敗拜焉。是伐我召伯耳。故孔子曰。吾於甘棠。知宗廟之敬也。晉韓宣子賦角弓。宴于魯。季武子指嘉樹而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則亦不知類之甚矣。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真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然則文王獨化其女子乎。曰。非然也。言女夙夜之行。但畏多露耳。非復往日者之懼強暴也。設有速我於獄者。必其室家之禮不足。召伯自能聽之。我亦不從也。縱曰室家不足。則男之訟女。固亦有因女之自守。必至愆期。故曰男女之皆化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者。何也。曰。羔裘而素絲五紽。五緘。五總焉。不儉而能之乎。退食而委蛇委蛇。不正直而能之乎。西京雜記曰。五絲爲緇。五緇爲升。倍升爲緘。倍緘爲紀。倍紀爲總。倍總爲緇。然則紽猶在緇升之先乎。蓋制裘者。始緇而絲微。既微矣。非絲大不足以固之也。故自紽至總。自皮至緇。又儉之至也。何以言五也。五猶周也。員也。偏也。德如羔羊。何也。言稱服也。夫羔也。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贊也。繁露曰。羔有角不觸。類仁。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類義。跪飲其母。類禮。

既曰皮又曰革者何曰皆節儉意也。

殷其雷勸以義也。夫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甯處則然矣。其曰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者何也曰非振振之君子其能完歸哉。奚興乎曰言雷且有定處君子不遑曾雷之不若也有序乎曰陽而側側而下雷愈安愈近君子愈危愈遠。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柰何曰詩人見梅落而言求女之庶士必及此吉日以相謂而不過也。其亦周南之桃夭乎我者詩人代女而言也。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故抱衾裯而宵征肅肅以盡心不知其命也。而能安之乎呂氏謂上好仁則下必好義則上也者可與立命矣。毛公曰命謂禮命鄭玄曰衆無名之星隨心嚮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御君也。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柰何曰於是乎知嫡媵之皆化也。嫡媵且化而況於其夫乎。悔處歌之謂何曰序也。悔而后處處而后歌以與過之謂何曰以而由悔處而由與歌而由過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凌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璽曰何哉曰死麕死鹿非鳴鴈之嚙嚙也。感悅吠虎非桃夭之親迎也。亂世則爾也。今非其時矣。故述而惡之也。曰行露標有梅野有死麕集註皆謂女子懼強暴之辱今皆從序何也曰序其舊矣哉。或曰子夏或曰國史。

或曰衛宏毛萇雖不可據。然而授受則遠矣。如集註之說。則文王之化獨及其女子乎。且義理可以心度。事實必由口傳。生於數千百載之下。安知其前者之盡不然乎。雖違註。吾從舊。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璽曰。召南而係以平王之詩。何也。曰。其見關雎之化。至于此時乎。此聖人之意也。雖則之謂何。對猶執而言也。然則毛萇解平爲正。而爲武王者。何。曰。曲說也。桃李絲緡之興。何。曰。桃李言女德之盛。見平王之孫不愧齊侯之子也。絲緡言男道之正。見齊侯之子不愧平王之孫也。蓋皆世德作求。不惟尊貴耳。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人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璽曰。王非諸侯之事也。柰何。曰。楊子曰。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何以見王道之成哉。一發五犯之謂何。曰。或曰。五矢爲一發。矢十爲一束。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玼曰。何謂也。曰。言柏舟而汎流。有嘉謀不見用。是其隱憂。豈酒之能解乎。然我匪鑑。已不能度其君之不聽矣。往愬兄弟。亦遭其怒。蓋僚儕之皆變也。然我心不變。非如石席之可移。而又威儀棣棣。危行以處無道之時。而人滋異焉。閱侮紛然而來。使我寤辟之有標也。嗚呼。謂日當常明也。君子當常亨也。豈憶日月更爲微虧。可憂一至此邪。當是時也。予欲奮飛以逝。而羣小以我爲沽名。禍且至矣。柰之何哉。是柏舟之旨也。故孟子亦以爲孔子可以當之。然

則何以知其爲頃公也。曰：頃公者，墮廢社稷之諡，嘗略王請命矣。又在靖伯、眞伯之後，釐侯、武公之前也。注以爲婦人之作者何？曰：婦人而思奮飛，其何以爲訓乎？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也。奈何？曰：黃裏黃裳，雖漸失位，猶未盡棄也。故猶憂之，冀其可改耳。至于專治綠絲，使絺綌而當凄寒之風，則不復我顧矣。雖憂無益也。惟追思古人，以省而自安焉。此莊姜之賢也。賢者不得于君，則何以異諸？

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守德曰：何以先君之思乎？曰：莊公寵州吁而不禮莊姜，莊姜諫而不聽，莊公歿，州吁亂，莊姜所以痛恨者也。故戴嬀以是而勸莊姜，使不失其貞焉耳。此二氏之賢也。曰：婦人從一而終，戴嬀雖妾，莊公死而遽歸，可乎？曰：是時，州吁殺戴嬀之子，是何有於其母哉？故春秋傳，慶父殺閔公而哀姜奔齊，此安知非州吁之所逐乎？興以燕燕者何？曰：燕春社而來生子，至秋社日去也。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也。何哉？曰：使莊公之生也，以古道自處，善德音而定其心，以顧報乎莊姜，則必如石碏所言，教子以義方也。桓公完不得見殺于州吁矣。今莊姜目擊州吁之亂，能無往日之思耶？日月之謂何？曰：夫者，婦所仰以照臨者也。且其所照則極廣而不私，所出有定方而不移，莊公則不然也。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玼，曰：州吁，人子也。雖暴矣，何至譴浪笑敖而莫我往來哉？曰：世之逆子，以其父之不在也，爲惡于外，不顧其母。其母正之，則反譴浪笑敖而笑耳。又或惡

其正己也。遂不至親前矣。況州吁哉。衛亂可知矣。莊姜者。苟不忘先君。如之何不中心悼思。噫懷也。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玃曰。何至契闊之。不洵乎。曰。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是將非丈人。士無鬪志。知其必敗于鄭而死也。勇而無禮。淺之乎云爾。死生契闊者何。曰。自生至死。甚隔遠也。雖隔遠而嘗約以偕老。今則不活。果失信矣。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仁曰。何也。曰。七子以棘及寒泉。黃鳥自喻。以聖善。劬勞。勞苦歸之母。斯是其爲孝乎。若曰。慰母心以成其志。則爲義矣。孟子之說凱風也。曰。親之過小而不怨。則得之矣。故毛公以爲成孝子之志也。若是之母。而美以聖善。不亦誣乎。曰。此對無令人而言。猶劬勞也。勞苦之謂何。曰。其亦不甯其居乎。棘心夭夭。喻劬勞。其爲薪也。喻無令人。尤可觀。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繼祖曰。何也。曰。蓋國人代婦人而作也。然既憂其道遠。又慮其伎求。其時之難處。亦可知矣。當時也。既嘗入郕。又以燕師伐鄭。以報衛牧之役。至于圍鄭四年矣。齊僖公平盟於瓦屋。而後釋東門之役。軍旅之數。從可知也。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者。柰何。曰。匏方苦葉。而濟有深涉。行者當度淺深之宜也。今深反厲。淺反揭。則何以異於公與姜氏不知配偶之宜也。夫姜。伋之妻也。宣公納之。公子頑。姜之庶子。

也。而烝焉。此豈惟不知淺深之宜。猶濟盈之不濡軌。雉鳴之求牡也。夫歸妻之士。尙待冰泮。涉舟之人。亦須我友。曾謂諸侯夫人不如庶士常人乎。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其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何也。曰。雖則夫婦失道。其棄婦猶賢乎。故一章言成家之道也。二章言棄家之故也。三章言戀家之痛也。四章言持家之苦也。五章言夫之背德也。六章言夫之改舊也。嗚呼。是宜在匏有苦葉之後乎。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何也。曰。言我在泥露之中者。凡以君臣之義耳。彼大國亦何無義寡仁之甚邪。然則猶有望救于衛者乎。毛公曰。泥露。衛之二邑。

施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何也。曰。葛誕。本其望救之深也。有與。開其緩救之故也。如是不救焉。斯曰靡所與同。褒如充耳矣。爲此詩者。何其婉而盡邪。黎在衛西。泥露在衛東。葛有連屬之意。故與。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何也。曰。有力如虎。才之武也。執轡如組。藝之良也。顏如渥丹。容之充也。斯人也不獲佐王。乃方萬舞公庭。僅得其勞爵。西方美人。如之何而不思乎。西方美人者。西周聖王也。然則斯賢也。其亦滑稽曠達者乎。故張子厚以爲東方曼倩之徒也。榛苓與不美。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也。繼祖曰。何也。曰。是詩其亦許穆夫人之類乎。不然。

衛之危亂如是。而此女思歸。何也。可知其志也。優于當時諸侯之大夫矣。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柰何。曰。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故其言曰。終當解組以甘貧。蓋我之難。有不可以語人。非爲貧窶也。斯賢也。其以懼政埤我。有不得行其志。而室人又交譏其貧者乎。故謂之天也。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何哉。曰。北風雨雪。則無處不寒矣。赤狐黑鳥。則無人不邪矣。當是時也。虐已而極。不能堪。去之晚矣。程子以此爲君子見幾而作。何邪。朱子謂衛淫亂忘國。未聞威虐。夫北風雨雪。喻虐已明。況未有淫亂而不威虐者乎。春秋於衛宣入邠之師。傳謂著其暴者。其此也夫。

靜女刺時也。然則何以曰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乎。曰。惟宣公姜氏之亂也。斯有俟于城隅。貽我彤管之女乎。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也。弘學曰。何也。曰。惡之以爲籛條。戚施。則不欲正視之矣。甚之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也。弘學曰。後新臺而終邶風者何也。曰。其以衛國之亂。皆宣公爲之乎。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也。玼曰。何謂也。曰。共姜之志。

其上通于天乎。故謂母不能如天之諒己也。興以柏舟者何。曰。柏舟美材。不改其操之物也。猶兩髦美行。不失赤心之人也。世家謂武公弑其兄。恐非其然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夫以爲醜辱。不可道。且讀者然矣。以爲長而不可詳者何也。曰。以其所從來遠矣。從來之遠者何也。曰。肇自宣公乎。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穀曰。何也。曰。言服以命德也。宣姜背德而不淑。何也。然既不淑矣。又何玼翟鬢髮。玉瑱象揅。猶有尊者之儀乎。且其瑳展清揚之美。誠邦國有媛之女。特惜少此德耳。故呂伯恭以爲一章責之。二章問之。三章惜之也。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何以曰刺也。曰。陳其相期。相要。相送于桑中。上宮。淇上之地。暴其惡甚矣。猶爲無刺乎。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鶉之不若也。玼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則若惠公之謂頑也。以爲宣姜何哉。曰。詩遺其母而言兄。猶爲溫厚乎爾。然言頑。則宣姜可知矣。故曰。刺宣姜也。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由。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宣其然乎。昔鄭享晉趙武。而良霄賦此詩。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閫。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又以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諫其上也。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夫子之謂矣。未久。爲公孫黑所殺。夫伯有徒言之耳。其效如其烈也。況於躬自蹈之。而免於滅亡者乎。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穀曰。何也。曰。其文公之中興乎。故一章言其作宮廟居室及樹材木也。二章言其始也。追本欲遷之由也。三章言其終也。言德政之善也。於是詩也。可以稽禮樂焉。可以考兵農焉。可以知事神人之道焉。可以知馭士馬之體焉。且夫桑中者。昔爲淫奔之淵藪。今爲稅駕之良田。非其志也。而能然乎。春秋僖公二年。城楚丘。其此耶。匪直也。人者。柰何。曰。言非獨文公於民秉心塞淵而已。其效足使騷牝三千。桑田之盛。又何如也。

蠨蛸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何曰。其時之有恥可知矣。非文公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率其國人。其能然乎。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夫旣正其羣臣矣。又曰。人而無儀何也。曰。未能盡化也。未能盡化。而惡之欲其死。時俗之美可知矣。蓋文公授方任能。而宣惠懿公之臣不能安其位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何也。曰。旄也由郊而都。由都而城。馬也由四而五。由五而六。言有其進無已之意。程子曰。畀。答也。予。交親之也。告。忠告也。待之益至。報之益厚。是樂告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

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也。編曰。旣不我嘉。則知唁衛之非義矣。而又以許人爲穉狂。不如我所之者何。曰。憫當時諸侯大夫無能有救衛者。蓋其志以丈夫之見。曾婦人之不若也。是豈兒女子之思哉。厥後齊桓公遣公子無虧。帥師戍漕。豈非聞載馳之風而興起乎。許穆夫人之謂何。曰。蓋與戴公。文公。及宋桓夫人。皆公子頑烝于宣姜所生者也。懿公赤。則惠公朔子之後耳。鄭公子歸生。隨其君以宴魯。文公于棠。而賦其四章。叔孫豹懼齊。而亦賦其四章於叔向。其亦許穆夫人之意與。

衛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也。祖學曰。以爲有文章。以禮自防。然矣。以爲又能聽其規諫者何。曰。其在于切磋琢磨之間乎。故一章言其學有諸己也。二章言其德稱乎服也。三章言其德之成。庶幾乎時中矣。厥後晉韓起聘于衛。而北宮文子賦此詩以比宣子。宣子答以木瓜。其亦知好德矣。重較之謂何。曰。卽其所乘之車。嘆其寬廣自如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何也。曰。鄭氏以爲誓不忘君之惡者。誠非矣。以爲誓不再過朝。不再告君者。此或其然也。夫賢者未至於聖人之地。其言豈能盡純乎。如考槃之言。亦人情之常也。程子以爲矢陳也。陳其不得忘君之意。不得過君之朝。告君以善也。是雖忠厚和平。則又過以己意改之。又不若朱子之說之爲得也。夫莊公之朝。以一石磻而不能用。考槃之詩宜爾也。